

第一章 落水換魂

正是春寒料峭的時候。

寒冬剛剛過去，春風一吹，不覺暖意，反而添了股寒意。首秋搓了搓手臂，用手壓了壓被風吹起一角的藕色褶子，略凌亂的腳步藏在艾綠色襦裙裡，直至院落奔去。她剛剛踏進院子，就聽見幾個小丫鬟在屋裡說說笑笑，隱約能聽見「世子」、「落水」、「禍事」這幾個詞兒，她不悅地皺了皺眉，猛地推開房門，冷眼瞪著這幾個小丫鬟，小丫鬟們立刻住了嘴，小心地瞅著首秋的臉色。

首秋壓下心裡的怒氣，道：「姑娘在那邊受罰，妳們聚在這兒說閒話？要不要請姑娘替妳們準備點瓜子兒？」

小丫鬟們縮著脖子不敢吱聲。

首秋一肚子埋怨的話到了嘴邊又嚥了回去，只吩咐四個小丫鬟找出主子的絨襖，準備熱水和暖手爐。又嫌她們動作太慢，最後還是自己尋來了主子的素絨襖，又急急忙忙往欽孝堂趕去。

欽孝堂原本是寧老夫人禮佛的地方，隨著寧府幾次改建，逐漸成了家裡責罰子女孫兒的場所，所以府上的幾位公子姑娘自小就怕這個地方。

此時昏暗的欽孝堂裡，跪著一個十三、四歲的纖細姑娘，在燭光的映照下，原本桃腮杏臉、嬌美似花的容顏顯出幾分無助的蒼白。

「姑娘，已經戌時了，可以回房了。」首秋替主子披上素絨襖，再將她攏扶起來。興許是跪得久了，寧書的雙腿早已沒了知覺，得倚靠著首秋才有辦法站穩，首秋也不覺得沉，只是暗暗心疼原就瘦弱嬌小的自家三姑娘，先前的落水，再加上這幾日的責罰，更是讓她消瘦了一大圈。

首秋的眼眶有點濕潤，小聲抱怨道：「明明不是姑娘的錯，卻要姑娘來受罰……」寧府庶出的三姑娘寧書，一雙眸子無波，像是對她說，又像是自言自語的道：「二姊姊也一起領了罰的。」

「那怎麼一樣！」說到這個首秋就生氣，聲音都提高了些，「雖說一起罰了，可二姑娘也就跪了第一日，且不到一刻鐘就被二夫人領回去了。」

首秋說完，過了半晌，寧書才「嗯」了一聲，就像一聲淺淺的歎息。

首秋這才驚覺自己說錯了話。自家三姑娘怎麼能跟二姑娘比呢？二姑娘可是二房嫡長女，可自家三姑娘卻是……其實若真要追究起這回落水的事兒，應該怪那個跋扈的世子爺！若不是他在池水旁嚇唬兩位姑娘，兩位姑娘也不至於受驚而失足落水，連帶著一旁想救人的他也落了水。兩位姑娘只是受了點風寒，可世子爺卻當場不省人事，世子爺的母親祥王妃甚至揚言「若世子有個好歹，定讓整個寧府好看」！

二夫人當機立斷將責任推給了自家兩個女兒，又尋醫問藥，衣不解帶的親自照顧世子，這才稍稍安撫了祥王妃的怒氣。

「好在世子總算沒事了。」寧書歎了口氣。雙腿漸漸恢復了知覺，她若有所思的看了眼大慈大悲的佛像，扶著首秋的手慢慢往外走。剛踏出門檻，冷風就迎面灌了過來，寧書打了個寒噤，攏緊了前襟。

見狀，首秋急忙說道：「姑娘，妳且忍耐，屋裡已備好熱水和暖爐，回去就溫暖了。」

可寧書彷彿充耳不聞，只神色幽幽地望著前方。首秋順著主子的目光往前瞅，就見兩個人影向這邊走來，她瞇著眼睛瞅了好一會兒，才看清迎面走來的是二姑娘寧棋和她身邊的大丫鬟蒲月。

「三妹妹要回去了？」寧棋在距離寧書五步遠的地方停下，含笑望著她。寧棋比寧書年長一歲，如果說寧書是清麗的皎月，寧棋則是那道豔陽。

寧書望著寧棋，目光飄渺，無神無波。

首秋暗中拽了一把出神的寧書，寧書死水一般的眸子才漸漸聚焦，匯聚成寧棋的模樣。她微微張開嘴，想要說些什麼，最後卻只是失笑不語。

她能說什麼呢？

首秋和蒲月不懂三姑娘此時的失態，寧棋卻懂。寧棋嘴角的笑意逐漸淡了下去，她上前幾步拉住寧書冰涼的手，道：「我剛從母親那裡回來，碰巧路過這兒，正想著去三妹妹那裡坐坐呢。」

寧書垂眸看著被晚風吹得微微飄起的裙角，半晌無語。

寧棋暗中捏了捏寧書的手，寧書才又回過神來。她抬起眼瞼，道：「二姊姊肯去我那裡，我自然是求之不得的，只是不知道屋子裡有沒有熱茶可以招待二姊姊。」

寧棋笑道：「我正好從母親那兒得了些好茶，是王府送來的上好普陀佛茶，正想拿一些給妳呢。」寧棋轉身吩咐道：「蒲月，妳這就回去把準備好的茶送過去。」

「姑娘您忘了，您還準備了好多東西要拿給三姑娘呢，蒲月自個兒可抱不動。」蒲月笑著說道。

「又貧嘴！」寧棋佯裝生氣，轉身對寧書說：「三妹妹別見笑，我屋裡這個蒲月啊，是越來越沒規矩了，妳的首秋就借我用一會兒，陪蒲月走一趟吧。」

寧書深深看了一眼寧棋，緩慢地點了點頭。

兩個丫鬟走了以後，寧書和寧棋便手牽著手，慢慢地往寧書的住處走去。

兩人一路無語，牽著的手不知何時鬆開了，就連寧棋臉上原本掛著的笑容也散去了，逐漸染上一抹愁雲和緊張。穿過一條迴廊，再過了一道月門便是片桃林，出了桃林就是寧書的住處。

在快要走出桃林之時，寧棋忽然停下腳步，一把抓住寧書的手，盈盈雙目氤氳著水氣。「二姊姊救我！」

寧書抬頭，饒有興味地瞧著她，問：「妳叫我什麼？」

「二姊姊難道以為我會霸佔著妳的身子？」寧棋急得快要哭出來了，「誰能想到

落了一次水，走了一回閻王殿，鬼差竟會將咱們兩個的魂兒給送錯了身子，妳成了我、我成了妳，這真是天下最離奇的事兒！」

「的確是件離奇事兒。」寧書呢喃了句，目光卻是穿過寧棋，望向她身後還一片蕭條的桃林。

「是呢！」寧棋又說：「二姊姊不知道這幾日我是多麼擔驚受怕，每每見著母親，總想對她坦白一切，可我又怕別人以為咱們被小鬼附了身，把咱們當成妖物！」寧書點頭，道：「這事兒的確不易為人所信。」

寧棋抹了一把眼角的濕潤，又拉著寧書緩緩往前走。「這事兒不是三言兩語便能說清的，即便說了，母親也未必肯信。就算母親信了，宗譜之事又該如何？我合計著，如今府上最重要的事兒就是世子的安危，現在將我們換了身子的離奇事兒說出去，難免衝撞了祥王妃和世子，這罪過可就大了。不如……咱們先瞞著外人，等他們離了府，咱們再從長計議？」

寧書忽然笑了，她睨了寧棋一眼，稱讚道：「妳倒是想得周到。」

寧棋仔細觀察著寧書的神色，可只從她的雙眸中讀出「莫測」二字。寧棋心裡突然有點沒譜，輕聲接了句，「也許不知哪天，鬼差知道弄錯了，就將咱們換回來了……」

寧書沒再接她的話，逕自說道：「蒲月和首秋已經先到了，原來咱們兩個走得這麼慢。」她遠遠便看見蒲月的身影已佇立在院外，遂輕笑道：「二姊姊不是說要去我那裡坐坐嗎？怎麼不走了？」

瞧著這張原本屬於自己的面孔對著自己笑，寧棋頓時有點怔忪。過了好一會兒，她才扯出一抹笑容，道：「突然覺得有些睏了，我就不去叨擾了。」接著她附在寧書的耳邊悄悄地說：「我的心意，妳當懂的。」

說完，她喚來不遠處的蒲月，轉身往自己現在的住處走去。

寧書看著她離開的背影，不禁覺得好笑。碰巧順路來看看她？不過是想說幾句話罷了，還真難為她繞了大半個寧府。

她又望著寧棋離去的方向看了好一會兒，這才緩步走向此刻的她應回去之處。還沒有進屋，普陀佛茶特有的濃郁香氣就飄了出來。

「二姑娘送來的普陀佛茶可真是上品，姑娘快含一口暖暖身子。」首秋笑著迎上來，接過主子脫下的素絨襖，卻見主子皺了眉。

首秋愣了一下，暗忖道：難道姑娘責怪自己擅作主張的將茶泡了？可是這茶不正好用來招待二姑娘嗎？唉？二姑娘怎麼沒有跟進來？

寧書端起白瓷茶杯，幾片茶葉在杯裡打著轉兒。她緩緩將幾杯斟好的茶又倒回茶壺，待茶水稍涼之後，又踱到墨竹盆栽面前，將飄著濃香的上好普陀佛茶傾倒個乾乾淨淨。

「姑娘，您這是……」首秋皺著眉，不懂主子是什麼意思。

寧書淺笑，「一日無茶則滯，三日無茶則病。人需茶，這花花草草也需要茶來養著。」她微微前傾身子，指尖撥了下竹葉，「但願，你不滯不病。」

隔天一早，望著首秋捧著的檀色綴玉紗羅襦裙，寧書不禁托起下巴沉思起來。當初母親替府上幾位姑娘裁春裝的時候，寧棋和寧書同時挑中了這塊料子，嫡女為先的規矩，使得這塊料子最終給了寧棋。那麼……她現在將這條襦裙送來是什麼意思？想瞧一瞧她原本的身子穿上這條裙子會是什麼模樣？

「姑娘要不要穿這套呢？」瞧主子又出了神，首秋出聲詢問，「二姑娘昨晚送來了好幾套衣裳，奴婢瞅著，還是這一套最適合姑娘了，就想先拿它來給姑娘瞧瞧。」寧書揉了揉眉心，道：「嗯，就它吧。」

「是。」首秋應著，上前服侍寧書換衣。「姑娘怎麼跟二姑娘似的，想事情的時候也揉著眉心。」

寧書手指微頓，不著痕跡地放下了。

「二姑娘送來的東西裡，還有幾件首飾，其中這只玉鐲特別適合姑娘呢。」寧書的另一個大丫鬟午秋，捧著一個精緻的鑲玉檀木匣走了過來。

寧書的目光凝滯在這精緻的匣子上，連神色也嚴肅了幾分。她打開匣蓋，一片雪色映入眼簾，裡頭躺著一只羊脂白玉手鐲，沁色自然，一看就是上品。

寧書吸了口氣，「啪」的一聲將匣蓋關上，遞給午秋，道：「好好收著這鐲子。」鄭重的語氣不禁讓午秋連連點頭，連忙將匣子抱在懷裡，怕摔壞了似的。

寧書望了眼一旁的墨竹盆栽，鬱鬱蔥蔥的。她緩緩後傾，倚在靠背上，手指輕點桌面。

三丫頭此舉究竟何意？難道真的是亂了分寸只得拚命示好？她想必是不清楚那玉鐲的來歷，又怕被人懷疑自己的身分所以不敢詢問蒲月她們，只瞧這玉色好就送了過來……

寧書忍不住覺得好笑，等寧棋日後知道這玉鐲的淵源，一定會後悔她今日的莽撞。

待寧書穿戴好，便帶著首秋往主屋走去，每日卯時請安，是寧府的規矩。

剛走出院子，她們就碰見了四姑娘寧畫。寧畫是林姨娘所生，剛剛十三歲，比寧書小了一歲，模樣既比不上寧棋的明豔，也比不上寧書的溫婉靜麗，唯獨一雙水靈大眼，讓她整個人透著一股靈氣。

同為庶女，寧書所居的吟書齋又相鄰著寧畫的望畫齋，於是她們兩姊妹每日都是相伴去向老夫人、夫人請安。而寧棋所居的落棋齋則是在另一個方向。至於大姑娘寧琴，因是大房嫡長女，所居的聽琴齋便離她們更遠一些了。

寧畫瞧著寧書的新裙，漆黑的眸子轉了一圈，嘟著嘴說：「三姊姊今天換了新裙

子也不跟我打聲招呼，我好尋一件漂亮的裙子穿上。如今站在三姊姊身旁，我像極了丫鬟！」

每次瞧著寧畫的大眼睛，她總是想起二郎寧璞畫的水墨遊魚。他曾倚在母親懷裡，說寧畫的眼睛裡住了一尾活靈活現的遊魚，引得眾人哄笑。

斂了斂思緒，寧書將話題帶開，說道：「四妹妹今兒個插的金桃玳瑁簪好生漂亮，定是父親給的吧。」

聞言，寧畫不禁漾開了笑容。

如今二房裡頭，林姨娘是最受寵的，有什麼好東西總是先往林姨娘房裡送，連帶著寧畫也總是戴些精緻的小首飾在幾個姊妹間炫耀一番。

兩姊妹你誇我、我讚讚你，不一會兒就到了主屋，屋裡屋外立著許多丫鬟，還沒進屋，就聽見屋裡頭的說笑聲。

「母妃你不用擔心了！」

簾子剛剛挑起一角，世子那略顯不耐煩的聲音正好傳出來，寧畫側過頭看了寧書一眼，寧書倒是面色平靜地走進屋內。

果不其然，她們兩個一進來，屋子裡的人便停下說話，看了過來。

寧老夫人乃信佛之人，慈眉善目，早就不再插手家務，只是一雙眼睛偶爾還是閃著銳光，教人不敢隨意造次。祥王妃坐在寧老夫人左側，自寧書一進來，臉色便沉下許多，一旁的世子匡元，更是冷哼一聲就偏過臉去不再看她。

二夫人宋氏坐在寧老夫人右側，女兒寧棋則站在她的身邊。

見氣氛有些尷尬，寧棋走過來拉住寧書和寧畫的手，笑道：「你們來了，外頭可冷？」見寧書穿著這身衣裳，寧棋明顯鬆了一口氣，而這一幕可沒有逃過寧書的眼睛。

「和三姊姊一路說說笑笑走來，倒是不覺得冷。」寧畫笑著回應道。

「書丫頭這身衣裳倒是挺襯你的。」宋氏瞥了一眼寧書，不冷不熱地說。

「母親說的極是呢！」寧畫也跟著說：「我剛剛也被三姊姊驚豔了一番！母親是不是瞧著三姊姊可人兒，偏心的獨獨替她裁了新衣裳？」

「你們都聽聽，她這張嘴是吃了什麼稀奇東西長大的，特別能說會道！」宋氏指著她笑，屋子裡的人也都笑了起來，就連祥王妃的臉色也柔和了一些。

寧書靜靜地站在那裡，垂著眸。當初裁春衣時，母親和眾姊妹都是在場的，誰都知道這是屬於寧棋的衣裳，如今又全裝成不知曉的樣子，也不過是等著笑話她垂涎嫡姊的東西。

早上她決定穿這套襦裙時，就料到了此時這一幕，此刻內心倒是一片平靜。

等眾人笑過了，寧書才上前一步，恭敬地說道：「母親最是公正慈愛的，哪裡會偏心呢。這還不是寧書不懂事，當初裁新衣時多瞧了一眼這塊料子，二姊姊竟忍痛割愛，還按著寧書的身量裁製了新衣送來，上有這樣的嫡姊，真是我們的福氣

呢。」她故意將「我們」二字咬得重了些，身旁的寧畫聽了，臉上的笑容明顯凝滯了一下。

誰都沒有想到一向性子乖僻的寧書會說出這樣一番話來，看向寧書的目光不禁都多了幾分尋味，就連匡元都忍不住瞟了寧書一眼。

寧畫即時反應過來，笑著說：「二姊姊待我們向來很好的，上次還送了我親手繡的腹圍呢！那繡工，寧畫這輩子都學不來！」

「這個也誇二姊姊、那個也誇二姊姊，寧棋妳倒是好好說說，妳是怎麼讓兩個妹妹心裡只記得妳的好，全忘了我的？」簾子挑起來，寧琴挽著大房夫人盧氏走了進來。

寧棋跺了跺腳，嗔道：「大姊，妳笑話我！」

祥王妃這回是真正的展了顏，她笑著對寧老夫人說：「姨媽，瞧著您家這一個比一個優秀的姑娘，真是羨慕死我了！我怎麼就偏生了個魔障！」

祥王妃幼時喪母，得了不少寧老夫人的照拂，因此尊稱寧老夫人一聲姨媽，這次來寧府也是為了替寧老夫人祝壽，在壽辰之前，她與匡元便暫住在寧府的客院。寧老夫人始終面上含笑，此時聞言，更是挨個兒瞧了一圈，滿意地欣賞自家幾個姑娘。

沒想到匡元卻突然回了句，「寧府三位姊妹還真是一個比一個出色。」

是三位，不是四位。剛剛才緩和了一些的氣氛又凝滯了下來。

寧書暗自歎了口氣，感到有些頭痛。不知道原本的寧書究竟是怎麼惹了這位世子爺，總之匡元就是看不順眼寧書，之前落水一事，其實也是匡元打算嚇唬寧書，寧書落水的剎那抓住了她，這才兩人一同落了水，而實際上匡元想要救起的，也只有她的原身，寧棋。

她看了一眼此刻的寧棋，發現她的表情有些訕訕，不過很快就掩飾了去。寧書只得在心裡歎息一聲，盼望著祖母的壽辰趕緊過去，好讓祥王妃帶著匡元趕緊走！

「班郎他們幾個怎麼還沒來？」寧琴看了一眼寧書，湊到寧老夫人身邊替她添了茶。

「妳二叔說要考考他們幾個學問，今兒個就不過來了。」寧老夫人沉吟了一會兒，又問：「妳父親這回走多久了？」

「回祖母的話，父親這回兒去了大半年呢，誰也沒想到會去那麼久。」

「嗯，」寧老夫人點了點頭，「是久了點。」

「聽說是番邦那頭出了幾個頭目鬧什麼起義，所以就耽擱了。」大夫人接了句。

寧老夫人抿了口茶，擺了擺手，道：「都散了各自回去用早膳吧。」

寧書暗暗鬆了口氣，扮演小心謹慎又不受寵的庶女，著實累了點，便隨著幾位姑娘輕手輕腳的出了屋子，而祥王妃仍舊端坐著，沒有離去的意思。

待晚輩們都出去了，寧老夫人擺了擺手，屋裡伺候著的丫鬟們悄悄停下手裡的工

作，也靜靜地退了出去，屋子裡頓時只剩下寧老夫人身邊的洪嬤嬤，還有大丫鬟瑞月。

「和王妃的妹子日前產子，聽說和王妃回來皇城幫照應。」寧老夫人隨口提了個話題。

祥王妃愣了一下，才說道：「那姨媽的壽辰，她也當來的吧？」見寧老夫人抬頭望了她一眼，她輕咳了一聲掩飾尷尬，小聲說道：「姨媽知道的，我這個王妃的身分有些尷尬，有些消息的確是閉塞了些。」

「沒什麼尷尬的，」寧老夫人不甚贊同，「雖說妳幼時喪母，但畢竟是嫡女出身，儘管是繼妃，可始終是世子的生母，妳得把腰杆挺直了，別人也才能真正的敬妳，尊妳。」

「姨媽說的是。」祥王妃連聲應著，「自小母親走得早，許多事兒也沒人教我，這一路走來，多謝姨媽的提點……」說著，她眼角不禁有些濕潤。

寧老夫人的目光柔和，聲音也放柔了說：「妳平時挺穩重的，可一遇到事兒就慌亂了些。所幸有世子傍身也無甚可擔憂的，再過兩年尋個聰明懂事的兒媳，日子也是不錯的。」

祥王妃目光閃了閃，笑著說：「元郎也到了說親的年紀了，我也正替他物色著呢。」寧老夫人點了點頭，沒有要接話的意思。

「府上的幾位姑娘也都到了說親的年紀了，」祥王妃暗自觀察著寧老夫人的臉色，繼續說：「大姑娘倒是說了門好親事，我聽說那許家世代名流，門風正著呢！」寧老夫人笑著說：「琴丫頭是長房嫡長女，又是頭一個出嫁的，自然要好好挑揀著。」

祥王妃又說：「二姑娘也是極好的，我可是看著她長大的，那品性真是不錯，也不知道誰家能有這份福氣。」她的話到末尾便輕了幾分，略微上揚，似帶著淡淡的詢問意味。

寧老夫人看著杯裡的茶，突然說了句，「這普陀佛茶味道太濃了，我喝不慣。」

祥王妃明顯愣了一下，不知道該怎麼接話。

瑞月便笑著說：「二姑娘好像隨了老夫人不喜歡這濃郁的味兒，我聽說她將分到的茶葉送了一些給三姑娘。」瑞月頓了一下，又續道：「後來也送去望畫齋，給了四姑娘一些。」

祥王妃又把話接了過來，道：「大姑娘和二姑娘都是極好的，只是下頭兩個庶出的就差了些，尤其書丫頭。」才剛發生落水一事，祥王妃的語氣難免帶了些厭惡。寧老夫人沒有因自家孫女被貶而不高興，只道：「我年紀大了，孫字輩裡頭也只能偶爾提點一下嫡出的，免得他們將來沒了規矩、亂了章法。對於幾個庶出的，的確是沒精力管了。」

「那也不該……」餘下的話祥王妃還沒說出口，就見寧老夫人貌似睏倦地向後靠

了靠，她遂轉了話，道：「都這時候了，我得去看看我生的那個魔障又闖什麼禍了沒有。」

寧老夫人擺了擺手，道：「去吧，我也乏了。」

瑞月送祥王妃出去，洪嬤嬤則替寧老夫人換了壺新茶，道：「祥王妃這是有意結親？」

寧老夫人皺著眉點頭，道：「她這次住了這麼久，大概就是這個意思。」

「可是二姑娘……」洪嬤嬤瞧著寧老夫人的臉色，「您是打算……」

寧老夫人搖了搖頭。雖說她是看著靜華長大的，待靜華如親生女兒一般，可她如今隨了「寧」這個姓氏，站在寧家主母的位置上，她就不得不把寧府的利益看得最重。而且靜華如今已是祥王妃了，也是個有身分、有底氣的人，否則不會因為世子一事鬧得寧府不得安寧。

寧老夫人歎了口氣，自嘲地說：「總是忘了不該多言，這佛啊，是白念了。」

寧老夫人喜靜的緣故，晚輩來請安的時候，丫鬟們大多是在外頭候著。此時焦急守在主屋外的丫鬟關關不時張望著，直到看見主子出來才鬆了口氣，急忙向主子使眼色。

寧書見了，不禁有些納悶。她出來的時候明明帶著首秋，怎麼一轉眼就變成了關關？

寧府裡幾位姑娘都配了兩個大丫鬟和四個小丫鬟。寧書的兩個大丫鬟一個主外一個主內，底下四個小丫鬟關關、在河、桃之和灼灼都不過十一二歲的年紀，平時不過做些零活，連裡屋都少進。即便首秋臨時有事走開了，難道連午秋也脫不開身？

關關一臉焦急的模樣自然沒有離了眾人的眼。

寧畫眨了眨眼，笑道：「三姊姊還是應該帶著首秋或者午秋出來比較妥當呢。」

寧棋忽然目光有些閃爍，微張了嘴，剛想說什麼又立刻閉了嘴。

寧琴卻是看都沒看一眼，隨意跟幾個妹妹告別便要離去，幾位妹妹一一向她拜別。

「也不知道院子裡出了什麼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」儘管因為自家丫鬟的毛躁讓寧書失了顏面，心裡有些不太舒服，但她仍舊規規矩矩地跟姊妹告別，沒讓人發現一絲不妥。

正要離開，碰巧匡元從主屋出來，他看了一眼寧書及其身旁的小丫鬟，嗤笑道：「真是有其主必有其僕。」

聽了這話，寧書的腳步硬生生地頓在那裡，一步也挪不開。她真想指著匡元的鼻子質問他這三番兩次的針對她，究竟是為了什麼！可她終究低下了頭，垂著眸，掩去眼中所有的氣憤，嘴角噙著一絲淡淡的笑意。

她不能。

身為嫡女的時候，她有她的氣度，不會將其看在眼裡；如今身為庶女，她更不能，因為沒有資格。前者是高高在上的不屑，而後者卻是對自己身分卑微的認知。寧書斂了斂思緒，挺直了背，似沒有聽見一般的逕自走了，徒留在場其他人面面相覷。

第二章 媳娘的病重

一路上，寧書的嘴角始終噙著笑，只是笑得略顯僵硬，待到胸口堵塞的那道濁氣終於淡去了，她才長長舒了口氣。

「究竟怎麼了？」寧書這才側首問跟在身旁的關關，卻訝然發現她眼眶紅紅的低著頭。

關關急忙藏好自己的情緒，回道：「是江姨娘又病了。」

寧書倏地停下了腳步。難怪方才三丫頭的目光有些閃爍，江姨娘畢竟是她的生母。

江姨娘的病是生養的時候落下的，當年她生下了一對龍鳳胎，本就體弱加上產後受了風，這些年來身子一直不太好，平日深居淺出，不常走動。

應付摸不透的寧棋加上處處針對的匡元就夠她頭疼了，如今又多了個江姨娘，老天還真是瞧她好日子過多了，想給她點苦頭吃是嗎？

她一路無語的來到江姨娘的住處，卻因眼前的環境而愣住了。原以為寧書住的吟書齋已經夠小了，沒想到相比之下，卻是比江姨娘的住所寬敞了不少。

見主子來了，午秋立刻迎了上來。「姑娘，江姨娘今早又咳血了。奴婢想請大夫來看看，可府裡的幾個大夫都在世子爺那兒，說是……還得觀察世子的情況。」

「觀察情況？世子爺不早就生龍活虎了嗎？」寧書皺著眉道。

午秋低著頭，小聲說道：「首秋已經出府找秦大夫去了。」

「是阿書來了。」裡屋傳來江姨娘軟弱無力的聲音。

寧書跟著午秋進了裡屋。這是她第一次進江姨娘的屋子，屋子裡很暗，彌漫著一股濃濃的藥草味兒。只見江姨娘倚在床頭，身後靠著三個棉枕，嬌弱的身子藏在厚厚的棉被裡，面色蒼白，不過三十出頭的年紀，鬢角居然生了幾絲白髮。

身為嫡女，江姨娘在她眼中當真不如身邊的大丫鬟重要，可如今要待她如母……

寧書猶豫了一下，還是走過去坐在床邊，柔聲安慰道：「姨娘，您當好好休養，待外頭的桃林開了花，這病呀，一定就好了。」

江姨娘笑著搖頭，「我這病啊，我自己知道是怎麼回事。」

寧書想再安慰幾句卻找不到話，只得沉默著。過了許久，她忍不住向午秋問道：「還沒尋來大夫嗎？」

午秋苦著臉，搖了搖頭，「也不是第一次了。不過首秋姊一定能找到大夫回來的。」

「其實用不著麻煩，我這病也不是瞧幾個大夫就能瞧好的。」江姨娘看著自己的

女兒，疲憊的眼裡全是柔情。「阿書，這幾日責罰可還受得住？」

寧書愣了一下，她這幾日小心應付，幾乎快要忘了跪在佛堂時的絕望，而如今她竟從江姨娘這兒尋到了自換魂以後不曾有過的溫暖。一朝醒來，她失去了一切，從天之驕女成了跪佛的庶女，她時刻提醒自己要步步小心，切不可走錯一步，強迫自己將心底的痛楚壓下，裝滿算計，連傷心的精力都沒有。

有那麼一瞬間，她的眼角是濕的。

可也只是一瞬間罷了。

江姨娘握著寧書的手，反復摩挲，柔聲道：「阿書，聽姨娘一聲勸，不該有的心思不要有，出身擺著，最後苦的還是妳，何苦讓人瞧不上呢。」

霎時，所有的感觸都被收了起來。寧書細細回味著江姨娘的話，好像有什麼過去不明白的事，一點點明朗了起來。

江姨娘又說：「妳表哥待妳向來不錯，何苦總想著那個跋扈的世子爺呢？」

聞言，寧書的指尖顫了一下，她立刻回頭看幾個丫鬟的反應，發現她們神色如常，對此事一點也不感到吃驚。這母女倆經常談論這話題？

怎會如此？

婚姻大事向來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哪有人話家常似的談論？更何況聽江姨娘的意思，這身體的原主是……對世子動了心思？難道世子和祥王妃是因此才這麼厭惡寧書？那麼世子的一切舉動都有了緣由，他本就是個跋扈且自傲的人，當他知曉一個小小的庶女在打他的主意時，難免譏諷和嫌惡。

還有表哥又是怎麼回事？聽江姨娘的意思，倒像是二人之間有些情愫？

這消息來得太突然，寧書暗自定了定心神，半晌才道：「我沒有什麼多餘的心思，姨娘以後還是別說這種話了。」

江姨娘點了點頭，「妳能明白就好，只是妳表哥……」

「姨娘！」寧書倏地打斷她，道：「首秋回來了。」

從寧書坐著的角度，正好看見窗外急匆匆趕回來的首秋，只是她的神色不太對。

「首秋，妳怎麼自己回來了？秦大夫呢？」江姨娘的陪房，蘇嬤嬤問道。屋裡其他幾個丫鬟也都看著首秋，卻見她的眼眶有點泛紅，似是方才哭過。

「首秋沒用，沒能出府。」她哽咽著說道。

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寧書不由皺了皺眉。

首秋吸了下鼻子，道：「外院的婁嬤嬤說祥王妃和世子在府上，府裡對進出管得嚴，府上有家養的大夫，所以不許出府請別的大夫進來……」首秋越說越委屈，聲音也越來越微弱。

「怎麼可以這樣！」午秋一臉憤慨地道：「府裡的確養了幾個家醫，可是不都被王妃和世子佔著嗎！」

寧書有點不知所措，她從未經歷過這種事情，一時間竟不知道該怎麼辦。

江姨娘卻是很平靜，她搖了搖頭，說：「府上有貴客，的確是不該多事的。」

「姨娘，可是您的身子……」蘇嬪嬪皺著眉，一臉的焦急和無奈。

「無妨的，我自個兒的身子我自己知道，不過是前幾天下了雨，受了點潮寵了，躺兩日也就沒什麼大礙了。」她接著對寧書說道：「妳也不必常來我這裡，有空多和二姑娘來往倒是好的。若哪天我不在了，妳能寄在夫人名下那是最好不過了……」

寧書張了張嘴，卻不知道怎麼回答才好。

可江姨娘這次並沒有像她說的那般躺幾日就好了，到了下午，她接連咳了幾大口血，整個院子裡亂成一團，寧書在一旁看著也不免有些焦急，等到了晚上，江姨娘整個人都發熱了起來，嘴裡不住呻吟著。

「這可怎麼辦才好？請不來大夫，偏偏大少爺也不在家……」蘇嬪嬪急得在屋子裡不停轉圈，其他幾個丫鬟也是愁眉不展，只能不停地往江姨娘的額上敷濕毛巾降溫。

「阿玆……阿書……」江姨娘的意識開始有些模糊，時而清醒、時而陷入昏迷，嘴裡總是不停地念著一雙兒女的名字。

寧書下意識地摸了摸手背，那裡彷彿還殘留著江姨娘手心的溫度，儘管這份關心並不是給她的。她長長的舒了一口氣，終於下定了決心。「妳們守在這兒好好照顧姨娘，首秋，妳跟我走！」

她不想管這件事，可是看著江姨娘的樣子總覺得心裡難受。她的母親宋氏風光嫁進寧府，成親以來是夫妻和睦，舉案齊眉，可惜膝下無子，直到第三年才生下她，沒想到卻是個女兒，所以父親同時納了兩房妾，江姨娘和林姨娘。江姨娘也爭氣，入府一年即生下一對龍鳳胎，寧玆和寧書；而林姨娘一年後也生下一個女兒，寧畫。當時寧家大房也無子，所以寧玆的出生成了府上最大的喜事兒，江姨娘的身份也就水漲船高，一時成了府上的紅人。可宋氏心裡卻是極苦的，偶爾也會與女兒訴苦，她也因此不喜歡江姨娘一房。

沒想到後來宋氏懷了二郎寧璞，真正的寧府嫡子，宋氏終於再次成為了寧府有底氣的主母，而林姨娘又比江姨娘得寵，從此以後，江姨娘和她的一雙兒女就漸漸地被人遺忘了。

一次的意外，讓寧書和寧棋換了身子，現在要她替對方照顧生母？她心有不甘，可是瞧著江姨娘躺在床上病憊憊的樣子，她似乎看見了自己的未來，若兩人的身子一直換不回來，她將來的出路在哪裡？是嫁個庶子，還是淪為傳宗接代的一個妾室？

「姑娘，求夫人真的有用嗎？」首秋略擔憂地問道。

寧書一僵，停下了腳步。原來她不自覺地往宋氏那兒走，可是她忘了自己已經不再是寧棋了，此時的她去求宋氏必然是沒用的，宋氏厭惡極了江姨娘和她。

她倏地回想起落水被救起的那日，宋氏望著她的目光有多麼嫌惡，她從未想過那個人前端莊、人後寵她上天的母親，有天竟會指著她的鼻子，咬牙切齒地說：妳怎麼不去死！

她明白母親心裡恨的不是自己，那話更不是對自己說的，如果可以，她多想衝上去，像小時候那樣抱著母親哭一場啊！可是她不能……

寧書閉了閉眼，再睜開時，已經沒了所有的掙扎和猶豫。她眸光平靜的道：「不，我們去落棋齋。」

主僕二人趕到落棋齋卻撲了個空，丫鬟們回她寧棋去了四姑娘那兒。寧書又趕去望畫齋，再次撲了空，這回沒人告訴寧書，寧棋去了哪裡，她只能返回落棋齋等寧棋。

酉時過了大半，寧棋終於回來了。望著這個穿戴得光鮮豔麗的「自己」，寧書不禁覺得諷刺又鄙夷。她為了對方的生母奔波，而她本人呢？從早上三丫頭的反應來看，她是知道自己的生母生病了的，可她卻生生避開。

下人們都被支開了，寧棋才收起了笑意，她試探著問道：「江姨娘可還好？」

望著寧棋那雙試探的眼睛，寧書真想奪門而出，可她只是回以淺笑——最是淑女的端莊假笑。「不太好呢，府上的大夫都在王妃那兒照看世子，外院也不放人出去尋大夫。姨娘下午咳了好多血，現在許是昏迷了吧。」

寧棋的表情有點僵，不由移開了視線，輕聲呢喃道：「這次這般嚴重嗎？」

寧書仍舊死死盯著她，又說：「妹妹人微言輕恐幫不了姨娘，哥哥又還在書院沒有回來。江姨娘那裡恐實在耽擱不起，還請二姊姊想法子救救她的性命。」

寧棋不敢置信地望著寧書，她微微側開身子，咬著下唇，小聲地說：「恐怕母親不會聽我的，而且……若母親問我為何如此關心江姨娘，我要怎麼回答？」

這話令寧書對寧棋的鄙夷更多了幾分，臉上的笑容也就更端莊了幾分。她語氣平靜地說：「祥王妃和世子乃府上貴客，先前世子已出過事，若此時江姨娘的病重衝撞了世子，使得他再染上病氣可怎麼辦？更何況祖母生辰日近，這可是大喜的日子，萬一生辰的時候家中出了白事……而且因著祖母的壽辰，前來祝壽的人陸續到了，到時候讓他們知道府上長子的生母生病卻無人問津，恐被世家恥笑。」

寧棋聽著寧書的話，臉上的表情變了又變，最後逐漸染上緋紅。她轉過身去不再看寧書，也不讓她看見自己的表情，有些僵硬地說：「我會去跟母親求情的……」

寧書對著寧棋的背影，福了福身子，道：「寧書代自己和江姨娘謝過二姊姊了。」

寧棋的後背挺得直直的，直得僵硬。

出了落棋齋，寧書一路無語往回走。

首秋忍了又忍，直到主子停下腳步，才忍不住開口詢問道：「姑娘，二姑娘怎麼說？願不願意幫忙？」

可寧書只望著前方微微出神，似是沒有聽到首秋的問話。

首秋順著主子的視線看過去，發現是有兩隻黑色的貓兒在打架。她便說：「兩隻貓兒打架有什麼好看的？那老貓前一陣子受了傷，就搶不過小貓的食物了。」

寧書想了想，問道：「我怎麼記得牠們是母子？」

首秋點頭說：「是。當初老貓生了一窩子貓崽兒，就只有這一隻小的活了下來。」

奴婢還記得有一回外院的大黃咬傷了小貓崽，老貓要找牠拚命呢！當初那架勢真是嚇人，哪裡是如今連小貓都打不過的樣子。」

寧書就這麼看著兩隻貓，發現老貓就那麼一瘸一拐地繞著小貓走，看著小貓吃東西，而小貓悠哉吃著魚乾的同時，眼神裡還有著對老貓的提防。她努力在老貓綠色的眼裡找尋憤恨、不甘或失望的情感，卻什麼都沒有看到。

「把老的那隻抱回去吧。」

首秋有點疑惑，詢問道：「老貓？可是牠已經瘸了，而且也不如小貓好看機靈呢。」

「把那隻小的扔出府外，不要再讓我看到。」說完，她邁開步子走了。

望著主子的背影，首秋內心充滿困惑。怎麼覺得姑娘和以前不太一樣了呢？

不到半個時辰，就有幾位大夫來替江姨娘診治，開了藥單又囑咐了幾句，便離去了。

「這回一定要多謝二姑娘的幫忙了！」蘇嬤嬤一副謝天謝地的模樣，屋裡幾個丫鬟也都一臉喜氣。

一旁窩在藤木椅裡的寧書卻是沉默著。她揉了揉懷裡老貓的後背，老貓仰著頭，一雙碧綠的眼睛盯著寧書，她笑了，「以後便叫妳『勿忘』吧。」

為了江姨娘的事兒，寧書費了不少心神，到了晚上幾乎沾枕即睡，還睡得很沉，以至於午秋喊了她好幾聲也沒將她喊醒。

寧書拉了拉被角，翻了個身繼續睡，嘴裡嘟囔道：「好蒲月，再讓我睡會兒。」

「哎呦，我的姑娘，您是夢到什麼了，奴婢是午秋呀，怎麼會是落棋齋的蒲月呢？」午秋又上前拍了拍寧書的肩頭。

彷彿一盆涼水從頭頂澆下來，寧書一下子沒了睡意。她翻身坐起，看了看燃著的鑿梅銅燭臺，推算著應該快到子時了。

不知怎的，江姨娘羸弱的模樣突地浮現在眼前，寧書遂問道：「出了什麼事兒？是姨娘那兒又出了岔子？」

午秋搖頭，語氣頗為無奈地說：「不是江姨娘，江姨娘吃過藥後已無大礙，是……是大少爺。」

寧書愣了一下，她對寧玗並不熟悉。寧府如今有三位少爺，二房這邊的庶長子寧玗，他與寧書是龍鳳胎，不喜讀書，性格也有些孤僻和暴躁；嫡子寧璞，十二歲，

是個稱職的嫡子，論儀表，論學問，論性子，都是一等一的好；排行最末的是大房那邊的嫡長子寧珍，才剛剛過了五歲，身子一直不太好。

趁著主子喝提神茶的時間，首秋向她說明了事情的始末。

原來是寧玗在書院留到很晚，回來後才知道江姨娘突然病重卻尋不到大夫的事兒，於是這位寧府的大少爺也不知道是在書院裡受了氣，還是怎地，竟拿了爆竹在匡元的院外「劈哩啪啦」一頓放，驚嚇到了祥王妃和匡元，也驚動了整個寧府上下，因為寧書今晚睡得特別沉，倒成了府上最後才知道的那個。

聽首秋說完，寧書半天沒反應過來。

這叫什麼事兒？

「姑娘？」首秋見主子出神，忍不住喚了她一聲，「現下我們該怎麼辦呢？大少爺這回可真是惹怒了二爺，那頭動靜不小呢，也不知道會怎麼罰大少爺。」

寧書伸出手剛想揉揉眉心，倏地思及了什麼，又不動聲色地將手放下。庶長子這個身分總是有些尷尬的，何況他這回招惹的對象是世子。之前寧書因為「不小心」傷了世子都被罰跪多日，更何況寧玗這次可是「故意」。她不明白這身子的親哥哥到底是怎麼想的，就為了出一口氣？可最後吃虧的總是自己，而且不會是小虧……

「能怎麼辦呢？」寧書用杯蓋撥了撥清茶，「姨娘知道這事兒了嗎？」

「知道，江姨娘就是沒能勸住大少爺，才會鬧出這事兒的。」首秋道。

寧書起身，道：「去姨娘那裡瞧瞧吧。」

寧書帶著首秋剛剛出了吟書齋，就和江姨娘派來的人碰個正著。此時的江姨娘也是急得不行，慌亂之下，她只想得到求助於女兒。

白日才折騰了一番，好不容易身子好了些，如今一急，看來又是要發病的徵兆。果然當寧書走進江姨娘房裡時，看見的便是江姨娘一副虛弱的模樣，頽敗之色比白日更濃了幾分。

「阿書……」江姨娘就像溺水的人見到了浮板，她急忙想起身。

寧書連忙快走了兩步將她按回床上，順手替她拉攏了被子。

「姨娘別擔心，哥哥不會有事的。」寧書安慰著她。

江姨娘搖了搖頭，道：「我就知道他那性子遲早要出事的，衝動莽撞，做事不思量。」她歎了口氣，抓住寧書的手，道：「阿書，妳去前院瞧瞧好不好？我實在放心不下，他這次闖的禍可要比妳嚴重多了。我實在是擔心……咳咳……」

江姨娘又咳嗽起來，蘇嬤嬤立刻遞上帕子，末了，那帕子上染著點點血跡。

瞧著江姨娘的樣子，恐怕沒多少日子了……寧書知道自己不該在這個時候強出頭，她應該盡可能的低調過日子，可是見江姨娘明知自己身子不好，仍記掛著孩子，她一時之間竟不知道怎麼拒絕。

過了半晌，寧書緩緩地點了點頭。

寧府最大的四處院落分別是寧老爺所居住的淑節院、大爺寧宗的朱律院、和二爺寧奉的淒辰院，而最後一處安寧院則用來接待貴客，祥王妃與匡元便是住在這兒。

還沒趕到安寧院，寧書老遠就看見安寧院的方向有著明明滅滅的光，無數人影進進出出的穿梭著，夜風吹過，帶來陣陣的爆竹味兒……她這原身的親哥哥是燃放了整個庫房的爆竹吧……

寧書使了個眼色，就見首秋點了點頭，逕自入內探看情況。沒一會兒，便看她似是有些尷尬的出來了。

「裡面什麼情形？」寧書詢問道。

首秋支吾了半天才說道：「老夫人看見我進去了，讓……讓我叫姑娘進去說話呢……」首秋瞧著主子的臉色，有些猶豫地道：「姑娘要進去嗎？總覺得不太妙……」

寧書伸手點了點首秋的額頭，平靜地說：「不小了，不要總把心事擺在臉上。」寧書神色如常地走進安寧院，進了大廳，就見寧玗跪在大廳正中的位置。

寧老爺難得出現在內宅，他板著臉端坐在上位，一言不發，誰都能瞧出來這位曾經戰功顯赫的大將軍此時極端不滿；寧老夫人坐在他身旁，一雙眼睛凌厲有神，彷彿回到了她初掌寧府時的模樣；二爺寧奉坐在下首，一臉怒氣地瞪著自己的兒子。

盧氏和宋氏不在這裡，許是陪著祥王妃去了。至於孫輩裡頭，只有跪地的寧玗和剛剛趕到的寧書在場。

見寧書來了，寧奉抓起手邊的茶杯就擲了過去。

「姑娘！」首秋眼疾手快，急忙將寧書往後拉了一把。

茶杯在寧書的腳邊碎開，滾燙的茶水濺上寧書的腳踝處，她疼得吸了口氣。

「孽子！孽女！一對魔障！」寧奉手指微顫的指著跪地的寧玗和站在遠處的寧書，顯然氣得不輕。

「你知道你惹的是什麼人嗎？人家是世子！你算個什麼東西也敢去招惹他！」

「哈！」寧玗突然輕笑了一聲。

隨著他這一笑，寧書覺得自己的心就像是片沉悶平靜的湖，忽然被人扔進了一塊石子兒，石子兒落在了湖底，梗在她的心頭。

「笑？我寧奉怎麼就生了你這麼個孽子！」他一腳踹在寧玗的肩頭，後者向後栽去。

「好了！」寧老爺出聲制止了寧奉，「玗郎，身為寧家男兒，在外要保家衛國、效忠朝廷，在內要孝順長輩、保護妻兒。你是家中長子，做事當有分寸，為何如此胡鬧？」

寧玗有些鼻酸，他重新跪好，抬頭看向自己的祖父，道：「寧玗尚不可上陣殺敵，更沒有妻兒，唯有雙親和弟妹。先生教導我們要好好讀書報效朝廷，可是他匡元卻推我的妹妹下水，事後受罰的也只我妹妹一人。」寧玗指著裡屋的方向，恨恨說道：「他明明病癒，卻不許大夫去瞧一眼我病重的生母！又是誰給了外院婁嬪嬪的權利，阻止我生母請大夫來看病？這是既欺負我親妹，又害死我生母！我寧玗為何要效忠他匡氏一族！」

「大膽！你再胡言，我就將你逐出寧府！當沒你這個兒子！」寧奉氣得臉色發紅。

此時匡元從裡屋衝了出來，朝著寧玗喊道：「胡說！我沒有阻著大夫去瞧病，什麼婁嬪嬪的我根本也不認識！至於你那妹妹，她自己明白是怎麼回事！」他一臉的忿忿不平，宋氏和盧氏也緊跟在後面追了出來。

寧老爺猛地一拍桌子，屋內頓時安靜下來。他環顧四周，最後看向始終站在門口的寧書，問道：「書丫頭，妳來說。」

面對寧老爺彷彿能夠看穿一切的雙眼，寧書忍不住挺直了脊背，有些緊張。她小心斟酌著詞句，道：「回祖父的話，姨娘的身子向來不太好，原本大家都沒怎麼在意，卻不想姨娘的病越來越嚴重，甚至咳了血。府內的家醫全在世子爺這兒待命，於是丫鬟就打算出府去請秦大夫過府瞧一瞧，婁嬪嬪想得也仔細，說如今府裡有貴客，不要隨意請府外的人進來，何況府外的大夫也不如家裡的幾位大夫可靠，讓我們不如來世子爺這兒看看有沒有閒置的大夫。而最後還是請了家醫來瞧的，姨娘如今已經好多了呢。」

十四歲的少女正是娉娉婷婷的年紀，她說的仔細，聲音又溫婉好聽，身上一襲月白色的衣裳，顯得整個人皎潔如月。

寧書嘴角掛著淺淺的笑，又說：「哥哥在書院一整天不曉得具體緣由，又見姨娘沒什麼精神的樣子，就慌了神呢。您們知道的，哥哥最是孝順，家裡任何一個人受了一點點委屈，他都要自責的呢。」

此時寧奉的臉色總算好看了些。

寧老夫人瞇著眼睛仔仔細細瞧著寧書，而後突然開口問道：「那麼當初落水一事又是怎麼回事？」

寧書萬萬沒有想到祖母會突然問起這個，當時沒多問便直接讓她領了罰，如今才問起又是為何？更何況作為一個假的寧書，她對當日之事的確瞭解不多，只從江姨娘那兒隱約得知匡元之所以厭惡寧書，是因為寧書對匡元動了不該有的心思。可是這個解釋卻經不起思量，身為世子，就算沒有遇過，也該聽聞過這種想攀高枝的女子，他當真小氣到跟一個小小的庶女計較？除非……寧書心裡「咯噔」一聲，除非匡元有什麼把柄落在了三丫頭手中？

「書丫頭！」寧老夫人的聲音裡帶了絲嚴厲。

寧書一驚，立刻回過神來，她有些茫然地望著寧老夫人，微張了嘴，不知道該怎麼為自己辯解。

寧玗偏過頭重重地冷哼了一聲，寧老夫人見狀有些不悅地看向他，道：「別以為書丫頭話說得漂亮就替你圓過去了，若不是看在你是二房長子的分上，單憑你今日所做之事，將你從宗譜剔除都不為過！」

聞言，寧玗的臉色不由慘白了幾分。

「仇視世子，此為不忠；頂撞父親，此為不孝；皆睚必報，此為不仁；驚嚇長輩，此為無禮；態度傲慢，此為無知！我寧府長子豈會是如此不忠不孝不仁無禮無知之輩！」

隨著寧老夫人細數的罪狀，寧玗的臉色越發蒼白，就連一旁的寧書也跟著揪緊了心。

寧書藏在袖子裡的指尖顫了顫，而後緊緊攥成拳。她走到匡元面前，福了福身子，道：「之前是寧書不懂事，衝撞了世子爺，惹得您心裡不痛快，寧書向世子爺賠禮。」寧書長長的睫毛顫了顫，像是鼓足了勇氣般，抬眸望向比自己高了半顆頭的世子。澄澈的眼直直望進匡元的眼底深處，她咬了下淡粉的唇瓣，聲輕卻清楚地緩緩說道：「世子爺寬宏大量豈會跟寧書計較，那點小小的誤會也不值得說給長輩們聽呢，世子您說是吧？」

清清冷冷的聲音裡，三分無奈，三分禮數，三分祈求，還有一分警告。

匡元果然變了臉色，像是沒有料到寧書會說這話一般，望向她的目光竟像是第一次認識對方似的。他再抬頭看了看眾人，覺得寧老爺和寧夫人的目光裡有了深意，不知怎麼的，他彷彿有入了圈套的錯覺。

他按下內心的憤怒，斂去傲慢，深吸口氣的上前一步，對著寧老爺道：「今日之事雖說是令府大郎莽撞了，卻是為母，其孝心可表。母妃也只是受了點驚嚇，如今已經安然睡下了，還望看在大郎孝心的分上，不要責怪他。」匡元頓了頓，又說：「至於那婁嬪嬪……我與母妃都不認識。我的傷已經好得差不多了，府上的幾位家醫也不必總留著待命，免得耽誤了府上其他人的需要。」

寧書藏在袖子裡緊緊攥著的手逐漸鬆開了，看來她猜對了。

匡元跨步走到寧玗面前，朝他伸出手。後者猶豫的看向寧老爺，寧老爺點了點頭，他才搭著匡元的手站起來。

「多謝世子體諒。」寧玗道謝，可那聲音裡卻聽不出謝意。

匡元不以為忤，笑道：「子玉賢弟光明磊落，行事果斷，實乃我大匡的棟梁之才。」寧老爺目光閃了閃，笑道：「老夫也覺得晚一輩裡頭，玗郎頗有老夫當年上陣殺敵的架勢。」他看向寧奉，指了指寧玗，「此子不錯。」

寧奉有點尷尬的陪著笑，盧氏與宋氏皆低頭不語的各有思量。

寧老夫人放下茶杯，「王妃已經休息了，咱們也先離開吧，有什麼話等明兒個再

說也不遲。」

寧老爺點頭，道：「都散了吧。」他還想對寧玗說些什麼，就見丫鬟瑞月從外頭走進來，一臉喜色的樣子。

「是邊境來的家書呢！許是大爺就要回來了！」瑞月笑著將信遞上來。

聽聞是大兒寧宗的家書，寧老爺無暇再顧及其他，立刻展開家書一目十行的看過。

「嗯，信上說他不用半個月就能回來了。」

「總算有消息了！」平日裡不苟言笑的盧氏一臉喜色，急忙吩咐身邊的大丫鬟，道：「杏月，快回去告訴大姑娘。」

寧奉和宋氏也感慨大哥離家太久，甚為想念，就連匡元也想知道邊境的戰況如何，眾人再低語了幾句，這才各自回了院子。

第三章 壽宴的陰謀論

淑節院裡，寧老爺一臉愁眉不展的樣子。

「老爺，宗兒馬上就要領戰功回來了，是天大的喜事，您怎麼還愁眉苦臉的？」見老爺沒反應，寧老夫人思索了下，又道：「比起宗兒，玗郎那都是小事，不過是小孩子家胡鬧，如今天下這形勢，說句大不敬的話，即便是祥王也得倚靠您才站得住腳，您不必憂心。」

寧老爺抬起眼皮看了她一眼，有些煩躁地擺了擺手，道：「不是那幾個孩子的事兒，而是宗兒這回寄來的家書並非親筆。」

寧老夫人愣了一下，半是驚愕地問道：「老爺，您這話是什麼意思？許是他太忙，讓軍師或是什麼人寫的呢。」

寧老爺搖了搖頭，「這字跡有些熟悉。」他低頭看著家書，仔細思索。

「要我說您就是瞎操心。」寧老夫人不滿地看了他一眼，「有那多餘的心思，倒不如幫我想想幾個丫頭的婚事。眼下琴丫頭是有了婚約的，她那門親事極好，不用人操心，這棋丫頭的婚事卻是容不得半點差錯，您倒是給拿個主意。」

寧老爺笑道：「後宅的事兒還有你做不了主的？」

「您別笑話我。這後宅的事兒，妾身都是有譜的，可這聯姻畢竟是大事，還是要看老爺的意思，如果老爺是想就此考驗考驗妾身，未免寒了幾十年的夫妻心。」寧老爺也嚴肅了起來，道：「我倒是真想聽聽你的意見。」

寧老夫人喝了口茶，道：「今上雖有重新立太子的意思，可依妾身來看，太子畢竟身有殘疾，膝下又無子，就算今上再怎麼偏心這個嫡長子，也不會不考慮一番，更何況朝中大臣也多數是不贊成的。」

寧老爺點頭。

寧老夫人又道：「祥王一直留於皇城，早已暗中拉攏了不少朝臣的支持，和王則是掌握了天下近一半的兵權，若真到了兄弟爭權的時候……」寧老夫人頓了頓，看向寧老爺，道：「所以棋丫頭的婚事還得老爺拿主意。」

寧老爺望向寧老夫人的目光滿是贊同，「嗯，這事兒不急，還可以再觀望、觀望。」寧老夫人卻不贊同了，說道：「再過十來日便是妾身的壽宴，和王妃是一定會來的，到時定會提到和王嫡長子匡策與棋丫頭的婚事。而祥王妃也一直守在府上想討個好處，這要是一個處理不好，得罪了兩頭……」

「咱們家孫女那麼多，一邊一個不就成了！」寧老爺有點不耐煩的道。

「胡說！下頭的兩個可都是庶出，能用的只有棋丫頭一個！」

寧老爺端起已經快涼了的茶水，一飲而盡。「嫡出、庶出，不都是我寧邢的種！後院這些聯姻的事就是麻煩！明知道是那麼回事了，還得做個好看樣子，世家就是那麼虛偽！」

「您說的這是什麼話！」寧老夫人倏地起身，指著寧老爺的手指微微發顫，「體統、章法、門風，老爺怎麼又把這些給忘了？您戎馬一生，怎麼現在越來越……越來越……」

寧老夫人找不到可以形容的詞語，她實在是想不通當年嫁的那個風流倜儻的世家公子，怎麼自當了將軍就完全變了樣子，有時候堪比鄉間莽夫！

見狀，寧老爺不得不服了軟，說道：「好好好，我這不是隨口抱怨幾句而已。」他想了想，主動換了話題，道：「壽宴那天，我那個姓秦的門生會來。就是那個曾替我擋了一劍的門生。」

見寧老夫人還是不理他，寧老爺輕咳了一聲，又道：「他的嫡子到了適婚的年紀，我是想著在下頭兩個庶出的丫頭裡面挑一個。」

寧老夫人隨口道：「按照排行，該是書丫頭。」

「嗯。」寧老爺應著，隔了半天又輕聲說道：「那孩子小時候得了天花，臉上……留了點疤。」

寧老夫人剛想埋怨幾句，想起寧書最近闖的禍，不由歎了口氣，道：「早點嫁出去也好，省得在家裡不安生。」

「匡」成為國姓不過數十載，而「寧」這個姓氏卻已經昌盛了幾百年，就連當今聖上匡王也是得了寧老爺莫大的助力，才能夠登上皇位。如今寧老爺雖然已經解甲，徒留一堆頭銜成為朝廷閒官，但長子寧宗卻是大匡王朝第一大將，次子寧奉也是二品官員，寧家在朝中地位不容小覷，可想而知，寧老夫人的五十大壽會多麼熱鬧。

而這幾日，各個院裡的人都瞧出祥王妃有意讓寧棋做兒媳。她原本做得隱晦，後來卻越發明目張膽，不只三番兩次贈送寧棋極貴重的首飾，甚至當著小輩的面兒，以開玩笑的口吻問寧棋願不願意擁有像她一樣的身分。

這令寧書看得直搖頭，覺得祥王妃此舉實在不明智，也有失她堂堂王妃的身分，

只希望祥王妃別在今日祖母壽辰上再失了分寸，壞了寧棋的聲譽，那便是最糟的結果了。

「姑娘，我剛剛出去打水，聽蘇嬤嬤說表少爺今天也隨他的母親一道來呢，正好讓表少爺瞧瞧姨娘的病症。」午秋一邊替寧書梳髮，一邊說道。

這話倏地將寧書自思緒中拉回。表哥……那一日江姨娘的話猶在耳邊，自己的麻煩都還沒解決呢，哪還有精神想別人的事兒。據她所知，這位表哥名叫江宏，是江姨娘長兄的嫡子，自小跟著秦大夫學醫。

寧書抿了抿唇，卻是再也想不起關於他的其他資訊，就連他長什麼模樣都不甚清楚。

她輕歎了口氣，看了眼銅鏡中的自己，起身準備接待賓客。

一早，客人便陸續的來了，寧府的姑娘們一刻也沒閒著的親自接待賓客，那些夫人姊姊們也愛跟她們聊上幾句，一來一往的，幾位姑娘不免有些累了。寧琴倒是好一些，往年最受追捧的她因與許家有了婚約，所以這回倒是清淨了不少。而寧家對於二房嫡姑娘寧棋的婚事之慎重，大家自是心照不宣，所以那些夫人們也就誇她幾句，沒將她視為目標，反倒是寧書和寧畫被一大群夫人姊姊們圍住，問長問短，打量二人的目光簡直無處不在。

「要我說啊，寧府上的四位姑娘當真是才貌雙全，在整個皇城未出嫁的姑娘裡頭都是拔尖兒的！」一位上著綰色繡荷短褙子，裡套鴨卵青色六幅高腰襦裙的新婦，巧笑嫣然地稱讚著寧府的四位姑娘。

「那還用你說？府上四位姑娘的閨名也起得好，顯得有才華，性情也是不一，各有風采。大姑娘大氣爽朗，二姑娘端莊知禮，三姑娘文靜貌美，四姑娘更是靈氣逼人，四位姑娘真是佔了上等姑娘全部的優點！」一位套著黛藍比肩的年老婦人邊應著，邊和其他夫人們走入廳堂。

趁著空檔，寧畫悄悄拉了拉寧書的手，水靈大眼一瞟，寧書就會意的輕聲說道：「那老夫人是蘇知府的夫人，年前蘇知府剛得了父親的提拔。」

寧畫再偏了頭，那對轉動的黑眼珠子像是催促著解答。寧書只得搖頭，道：「先前那年輕婦人我也不認得。」

「秦先生長子上個月剛娶進門的新婦。」寧琴輕聲提點了一下幾位妹妹。

寧書默默將「秦先生」這人記下，不知怎麼的，她總覺得這新婦總是瞅著自己。

「哪個秦先生？」嫡女和庶女所要招待的客人自然是不大一樣的，寧棋假裝了半日的嫡女，費心應付賓客們，此時剛剛鬆了口氣，也將目光投到剛剛那位新婦的身上。

「是祖父極看中的一位門生。」寧琴剛剛說完，又一波珠光寶氣的夫人們笑著走來。

四姊妹立刻改口談論起春天花季的話題。

此時杏月走到寧琴身邊傳話，說午宴馬上就要開始了。盧氏和宋氏引領著貴客入席，而身為長房嫡女的寧琴也立刻張羅了起來，寧府尚無長孫媳，所以招待各府千金及地位低了一等的夫人們這個重任，自然落在了寧琴身上，而寧琴做得也得心應手，挑不出一丁點的差錯來。

寧書看了下日頭，已經快到未時，這午宴倒是遲了，不知道是為了等哪位貴顯的人物。

近百名清秀的小丫鬟魚貫而入，她們統一身著藕色窄袖對襟短褙子，裡套茶白褶襠裙，對襟、袖口以及裙襠都繡著象徵長壽的仙桃，一個個走到諸位夫人小姐們的身邊引導她們入座，而後立於身後伺候著。

一些夫人們目光閃動，不自覺地就縮了縮脖子。這些小丫鬟們穿的衣裳料子都是上品，甚至不比自己的衣裳差，又是個個懂規矩，不出一點差錯的，這陣勢，不愧是寧府。

剛坐下一會兒，客人間又開始閒聊起來，等著寧老夫人和貴客的到來。大家都清楚祥王妃與寧老夫人交好，並且暫住寧府，今日必會見到，可沒有想到和王妃也來了，眾人在驚訝之餘，一個個都起了看戲的念頭。

後宅永遠和前院緊密相連，眾人倒是想從今日的情形看看寧府的態度。

寧書的心思卻不在這兒上，她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了主桌。

寧琴看了她一眼，笑道：「妳們猜這座位要怎麼安排？」

若論排行，祥王比和王年長，但是兩個王妃之間的差距卻是沒法比的。祥王妃的家世背景比不過和王妃，而且又是繼妃，出於自卑的心理，她不願別人在她面前提起和王妃。

寧棋和寧書都是皺眉思索，沒要搭話的樣子，寧畫看看兩個姊姊，有些懵懂地轉了轉眼珠子，說：「這還是要看祖母的意思吧？」

寧琴頓覺沒趣。

這三個妹妹，兩個是什麼都明白，可是什麼也不說。而小的呢，看上去傻乎乎的，卻總也不讓自己吃虧。三個妹妹都裝傻，只不過裝傻的方式不同罷了。她寧琴就不喜歡這套，她隨了父親的性子，說話直接，做事果斷，不造作，不算計，更不是個任人揉捏的性子。

「兩位王妃能來替老身過壽，真是榮幸，興許能再多填陽壽。」寧老夫人從花廳正門走進來，祥王妃和和王妃一左一右的走在她兩側，盧氏和宋氏也跟在後面。

「要真是這樣，那可一定得年年來祝壽了！」祥王妃笑著接話。

和王妃也點頭，道：「是這個道理。」

花廳裡所有賓客都起身就要行禮，和王妃擺了擺手，道：「今日為的是祝壽，這些俗禮都免了吧。」

寧府四個姑娘這才抬頭去打量和王妃，她約莫三十出頭的年紀，氣色很好，瞧著

倒像是新婦，想必未嫁之時更是明豔動人。祥王妃也是個嬌美的婦人，可是和和王妃比起來就黯淡了許多，少了點氣質，一種後天無法練得的氣質。

幾人一邊閒話一邊朝著主位走去，眾人的眼睛也都盯著瞧。

寧老夫人神情自若地揉了揉眼角，道：「聞著香味兒才覺得肚子空了。」說完便逕自在首位坐下。

見狀，祥王妃愣了一下，顯然沒有想到寧老夫人會將這個難題拋出來。自她知道和王妃今日也會來起，她就對今日的座序犯了愁，若寧老夫人把上座給了她，她覺得坐的不安穩，可若給了和王妃又失了顏面，如今寧老夫人卻將難題拋給她，她該怎麼處理？

祥王妃嘴角的笑容有點僵，聲音也有點僵的對寧老夫人說：「姨媽這麼一說，我也覺得肚子空了呢。」說著，她作勢就要往寧老夫人右側的座位走去。

「嫂嫂，」和王妃臉上笑容不減，「您當真是餓昏了，連左右都分不清了。」

祥王妃臉上的笑容更僵了，她點了點頭，小聲地說：「是糊塗了。」她又折返，小心翼翼地坐在了寧老夫人左側的座位上，而和王妃則面色如常地坐在了寧老夫人右側的座位。

午宴開席，祥王妃覺得每個人看自己的眼神都不一樣了，心中不禁記恨和王妃方才讓她丟臉，更埋怨寧夫人的安排不周。

「嫂嫂？」

「啊？什麼？」祥王妃有些茫然地看著和王妃，原來是她剛剛走神，一時沒聽清楚和王妃的問話。

和王妃端著笑容，再次問道：「我先前求康寧公主替我那不才的兒子說媒，可康寧公主貴人事多，指不定什麼時候才能上門幫我說媒，不如請嫂嫂幫這個忙？」

「呦！」下方的一個夫人插話道：「和王世子也到了說親的年紀了？」

和王妃笑著搖頭，道：「這都快十七了，要不是因為近幾年他一直在外征戰，早娶了媳婦，哪還會比小了三歲的元郎晚說親呢。」

祥王妃有些尷尬地道：「我也只是替元郎先相看著，沒有急著要說親的。」

「就算是相看著，我的動作也是比嫂嫂慢了許多。」和王妃淡淡開口道。

出身不如和王妃，本身不如和王妃，這兩點祥王妃都忍了。可是兒子不如和王妃的要怎麼算？她是真心不想承認自己的兒子不如和王妃的兒子，可是一個十四歲了還天天跟個小小庶女計較，一個自十二歲就上陣殺敵，這怎麼能比？

將戰場交出去的寧老夫人這時候開口說話了，她神采奕奕，望著自己的四個孫女對和王妃說道：「時間過得可真快，還記得那時候妳也不過棋丫頭的年紀，如今我的孫女都這麼大了。」

「是啊，一眨眼她們幾個都出落得亭亭玉立了。」和王妃笑著朝寧府四位姑娘招了招手，「來，過來給我瞧瞧。」

四位姑娘依序起身，緩步走到和王妃身邊，齊齊彎了彎膝向和王妃行禮。和王妃笑著點頭，「我準備了點小禮送給妳們。」她擺了擺手，一旁丫鬟隨即遞上四個盒子。

「謝和王妃賞賜。」四位姑娘齊聲道謝。

和王妃點頭，依次打量四位姑娘，不住滿意的點頭稱讚，可望向寧棋的時候，和王妃的目光在她的手腕上停留了一會兒。寧棋不禁有些緊張，她已刻意避免在今日戴著祥王妃送的東西，甚至特意選戴了祖母送的一只翠綠手鐲，怎麼還是出了錯？

她抬頭，看見母親投來責怪的目光，這令她更不懂了。她轉而看向寧書，想從她那兒得知點訊息，卻見寧書低頭望著自己的裙襬，濃密的睫毛遮住眼眸，掩去了她的情緒和心思。

她就恨二姊姊總是一副高深莫測的樣子，明明什麼都知道，卻又什麼都不說！午宴上，大家仍是聊得愉快，可不知道是不是錯覺，總覺得和王妃臉上的笑意似乎比剛開席時淡了幾分，眾人也不好多問，只是再將話題拉回慶賀寧老夫人生辰一事上。

午宴結束後，眾人從花廳再轉移到茶廳去品茶，還有戲班子上戲等一系列活動，等到了晚上更有隆重的晚宴。寧府的四位姑娘仍舊陪著賓客們，而寧書剛剛送唐大人的千金去了荷花塘，瞅著空閒就想溜回去歇歇腳。

「姑娘，咱們要不要去江姨娘那裡看看？」一直跟在寧書身邊的首秋提醒道。
寧書遲疑了一下，道：「這個時候表哥還在嗎？」

「許是還在吧？江夫人也沒有什麼熟識的人，這回趁著老夫人的壽宴也就是為了來瞧瞧江姨娘的，何況表少爺也是為了替江姨娘看診才來的，應該不會去別處吧？」首秋回道，心裡卻很詫異自家姑娘怎麼突然對表少爺敏感了起來？他們自小便常見，一直沒有避諱的。

寧書猶豫了一會兒，緩緩點了點頭。她不能一直逃避，總得弄清楚他與這原身之間的關係，才能主動出擊，解決問題。

於是她帶著首秋往江姨娘的住處走去，卻見前方月門處教幾人給擋了去路，其中兩個是府上的小丫鬟，兩人皆是一副茫然無措的模樣，顯然遇上了什麼麻煩。見狀，寧書立刻示意首秋上前解圍。

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首秋提高了聲音問道。

與此同時，寧書目光掃了一圈，就見月門前站著一位一臉尷尬的少年。少年的五官端正，可惜一臉麻子斂去了他原有的神采。

寧書愣了一下，外男怎麼進了內院？她下意識地就往後退了一步，微微側過身子。

首秋也立刻反應過來，連忙擋在主子的身前，皺著眉向一旁的小丫鬟問道：「怎

麼回事？」

「奴婢……奴婢……」兩個小丫鬟你看看我、我看你看，一時緊張得說不出完整的話來。

少年立刻行禮，道：「小生秦丘榆，是隨家父來府上祝壽的。都怪小生太笨，在貴府迷了路，找不到去外院的路，給幾位姑娘們添麻煩了。」他聲音誠懇，又帶了幾分窘迫，說完又行了一禮。

「秦公子，奴婢這就讓人為您帶路回外院。」首秋福了福身子，又轉身對一旁兩個小丫鬟說道：「還不快為秦公子帶路？」

「是！秦公子這邊請。」兩個小丫鬟急忙應著。

秦丘榆又拜了拜，道：「多謝，多謝。」

此時一旁湊熱鬧的其中一名千金，沒等秦丘榆走遠就朝著寧書掩嘴笑道：「寧三姑娘，這位秦公子可真是有趣！」

寧書始終掛著的端莊笑容淡了下去，她望向這位千金，道：「寧書還有事，先走一步。」對方是客人，不與之一般計較，但是像這種嘲笑他人的人，她還真是懶得和對方說話。

已經踏出月門的秦丘榆自然聽見了那位千金的嘲諷，他也早就聽慣了，倒是沒什麼反應，不過那一聲「寧三姑娘」卻讓他有片刻的愣怔。他努力回憶了一下剛剛那位姑娘的面容，可他方才因為太緊張窘迫，只匆匆瞅了一眼，覺得她是自己這輩子見過最美的人，再想起自己的模樣……秦丘榆搖了搖頭勸自己不要多想，他冒失闖進內院已是罪過，再去回憶寧府三姑娘的容貌那就太無禮了！

秦丘榆回過神，發現那帶路的兩個小丫鬟已經距離他十來步之遠，他擦了擦額角的汗，趕緊快走兩步的追上她倆。

這邊寧書剛走兩步，就瞧見寧琴在幾個丫鬟的陪同下往這邊走來。

「大姊。」寧書先跟她問好。

「嗯。」寧琴點頭，「我聽下頭小丫鬟稟告有外男進了內院，已經處置妥當了？」

寧琴遠遠瞧著月門處原本聚集在一起的人已經散開，遂問道。

「是，不過是一位男客不小心迷了路，我已讓兩個小丫鬟替他引路出內院。」寧書和寧琴邊走邊說道。

「哦？」寧琴皺眉，道：「沒出什麼亂子吧？方才聚在那兒的都是哪家的姑娘，我瞧著倒是眼生。」

「我也不認識，大概是各家庶女，午宴的時候都沒到廳裡去。」寧書道。

聞言，寧琴頗為奇怪地看了她一眼。

寧琴頓了頓，又問道：「剛剛是哪家的公子？可有報了姓名？」

「有的，說是秦……」寧書想了想，卻一時想不起他的名字。

「是秦丘榆。」一旁的首秋補充道。

寧琴倏地停下腳步，她看向寧書，問道：「剛剛誤入內院的是秦家嫡子秦丘榆？」寧琴的反應令寧書感到有點迷惑，她回道：「不曉得是哪家嫡子或庶子，他只報了自己的名字，正是秦丘榆。」

「臉上有麻子？」寧琴不死心地追問。

寧書點頭。她不明白寧琴怎麼會對這個秦丘榆這麼感興趣，完全不像是寧琴平日的作風，不由滿臉疑惑地望著寧琴。

看懂寧書的疑惑，寧琴說道：「上午那個搶眼又嘴甜的新婦就是他的大嫂。」

寧書想起那無時無刻盯著自己瞧的新婦，隨口道：「喔，那倒是巧。」話才說完，她突然覺得有些不對勁，猛地抬頭望向寧琴，追問道：「大姊，這秦公子可有婚約？」

寧琴曖昧的一笑，道：「前頭還有一堆事兒呢，我先去忙了。妳這會兒是要去江姨娘那兒吧？若江姨娘那兒缺了什麼藥材，儘管去庫房取，庫房也沒存貨的話，就儘管來跟我說一聲。」

看著寧琴離開的背影，寧書若有所思的停在原地，半晌沒挪動過步子。

「姑娘，您為什麼裝作不認識她？」

首秋的問話將寧書自雜亂的思緒裡拉了出來。「誰？」

「剛剛在月門前和您說話的趙家六姑娘呀！」首秋疑惑地道：「您不喜歡她的作風不理她也就罷了，怎麼在大姑娘面前也裝作不認識她呢？往年的壽宴，您可都是與她一起的呢，莫非妳們生了嫌隙？」

寧書先是一愣，突然又覺得有點好笑，怪不得她剛剛提到「庶女」二字時，寧琴會那般瞧她。她居然一時忘記了自己此時是寧書，庶女寧書。

「姑娘？」見主子失神，首秋喚了她一聲。「姑娘是不舒服嗎？要不要先回去躺一會兒？或者讓表少爺瞧瞧？首秋瞧著姑娘的臉色不太好呢。」

寧書朝她輕扯出一抹微笑，接著往江姨娘的院子走去，覺得自己每一步都像灌了鉛似的，但她沒有停下腳步，意志力支撐著她一步步往前走，走在庶女寧書的未來路上。

若沒有發生這離奇的意外，她還是寧府的嫡女，是兩位王妃費盡心思想搶她做兒媳的重要籌碼，她將來會成為令無數閨閣女子傾羨的王妃。

可是如今呢？她成了個小小的庶女，被隨隨便便的配給了一個陌生男子，而她卻對這一切並不知曉，還是從嫡姊的隻字片語中猜測出的。

寧書輕輕闔上眼瞼，再睜開時，所有的不甘、委屈和憤怒全藏在了心底。

第四章 嫡庶之爭

「姑娘，您來了。」江姨娘身邊的蘇嬤嬤剛挑起簾子，就看見寧書走來。

「得了閒，我就過來看看，姨娘的身子可好些了？」寧書提著裙角邁入屋內。

江姨娘今日難得下了床，此時正坐在籐椅上，一旁則站了位相貌清秀的公子，他

一身魚白色衣著，無甚裝飾，唯右肩掛了只藥匣，整個人帶著淡淡的藥材味兒，平添了幾許出塵之感。

寧書一看便知道這位就是她身體原主的表哥，江宏。

「表哥這是要走了嗎？」寧書福了福身子，神態自若地問道。

「嗯，母親已經在前面等著了。我替姑媽開了方子，雖說不能治癒，倒是可以緩解一下病情。」江宏說道。

才說了兩句，寧書便詞窮了，索性一言不發的杵在那兒。

見江姨娘朝她招了招手，寧書走過去替她拉攏了毯子，問道：「姨娘今天可有好些？」

明明外頭熱鬧非常，可這裡卻晦暗得很。她突然覺得心裡空蕩蕩的，十數載為嫡為尊，盡得裡外風光，如今一朝驟變，雖仍為府中小姐，卻冠了個庶字，同是在府裡，日子卻大不相同。她見到了往昔決計見不著的東西，原來世上一切有熱鬧也有淒清，有鋪張也有拮据，她曾經覺得自己比庶出姊妹高一等，有些許輕視的意思，如今頓覺祈望之心，人皆有之，如何有高低貴賤之分？

江姨娘點了點頭，「原本整日窩在屋子裡挺悶的，覺得日子是那般漫長。剛剛聽了你表哥的開導，心裡倒是明朗了些。唉，這人吶，萬萬不能委屈了自己，自己過得舒心了才是真的好。」

「姑姑要是能這般想，病也會好得快一些。」江宏說道，「時候不早了，姪兒先告退了，省得母親在前頭等著。」

「讓你為我費心了。」江姨娘拍了拍寧書的手背，道：「書丫頭，你替我去送送你表哥吧。」

「好。」寧書垂著眸，恭敬地應著。

江姨娘的住處偏僻，所以雖然今日寧府貴客如雲，可寧書和江宏兩人一路走來，並未碰見別人。

他們沿著外牆的小徑一路無言的走到盡頭，江宏這才停下腳步，回身望著寧書，道：「就送到這裡吧。」

十多年的嫡女薰陶，讓寧書下意識地後退了一步，她想要避開他的目光，卻在閃避的同時，瞧見他眼中的乾淨、純粹。她咬了咬粉色的唇瓣，努力直視著江宏，在他轉身的前一刻輕輕喚了一聲，「表哥。」

一抹流光在江宏的眼中閃過，又立刻歸於平靜，只是站定不語的等著寧書的下文。

初春的天氣尚冷，可寧書卻覺得自己的雙頰滾燙，一雙拳頭因緊張而攥得死緊。

寧書的窘迫盡數落入江宏的眼裡，他微微皺著眉，道：「表妹有話盡可直說，遠辰能做到的定當盡力而為。」

寧書的眼眶倏地泛紅，「我……」她面露猶豫，支支吾吾半天說不出完整的句子。

這一幕倒是讓一旁的首秋看得莫名其妙，她瞅瞅自家姑娘的神色，再瞅瞅表少爺那副心疼的模樣，自覺地往後退了兩步，想了想，又退了五六步。

「究竟怎麼了？表妹該不會是因為我今日的造訪而感到困擾了吧？」江宏皺著的眉頭更緊了。

寧書心裡突地「咯噔」一聲。看來三丫頭和她表哥是直白的交談過了？

「不是。」寧書搖頭，「是想請表哥幫我一個忙。」寧書頓了一下，繼續道：「我在府上消息閉塞，想請表哥幫我打聽一個人。」

「誰？」

「祖父一個姓秦的門生，他的嫡子，秦丘榆。」

寧書報了名字，他沒有立刻回應，她也不催，只靜靜的等他答覆。她相信江宏會答應的。

等了許久，寧書終於等到江宏吐出了個「好」字，心裡不由鬆了口氣。

「表妹可有想過離了這宅門大院，瞧瞧外頭的湖光山色？」江宏望著晴朗的天空，突然開口說道。

望向天際，寧書輕歎一聲，道：「若我是個男兒，倒是會想想。」

江宏露出一抹苦笑，轉身走了。寧書望著他離開的方向怔然出神，覺得他就像一片雲，融進了無際的天空，而她卻為了替自己謀個出路，還在死命掙扎著。

她眨了眨眼，努力壓抑住那難受的情緒。

她原來就沒想弄清三丫頭和江宏之間的事情，只想知道江宏是否可為她所用，所以她不惜用這般手段來試探他，呵，向來不喜歡示弱和算計的她，如今居然也這麼會演戲了……

「姑娘……」首秋走到主子的身邊，不知道該說些什麼，只覺得主子好像變了個人，她也說不清楚是哪裡變了，只隱約知道主子此時是極不開心的。

寧書斂了斂思緒，嘴角往上抬了抬，露出標準的淑女笑容。

「走吧。」她剛想往回走，卻發現一旁的樹林裡隱約有個人影在晃動，猶豫了下，她還是規規矩矩地行了禮，道了一聲，「世子爺。」

不知道他在那兒站了多久，又看見了多少、聽進去了多少。

「在寧府住了許久，尚不知這處有片景色宜人的小樹林。」匡元從樹林裡走出來，莫名其妙地說了這麼一句。

寧書不想浪費時間跟他打啞謎，直接說道：「寧府還有許多景色宜人的地方，世子爺可以多走多看，寧書就不打擾世子爺的雅興了。」她再一次福了福身子，也沒再回江姨娘住處的打算，逕自往熱鬧的前廳走去。

匡元杵在原地，滿腹的話還沒來得及說出口，就被寧書堵了回去，只能錯愕地望著寧書的背影。

前廳裡，年輕貌美的少女及新婦們言笑晏晏，談笑間，無不展示了皇城富人的體面和虛榮享樂的生活，可這份虛榮又是建立在多少卑微者的黯淡之上？換了個身分再看此情此景，寧書不禁有些許悵然。

「三姊姊妳可回來了，跑到哪裡躲懶去了！」寧畫從一千少女堆裡出來，拉住寧書的手，嬌嗔道。

寧書皺眉假裝不滿，道：「才一會兒不見就急著找我，當心讓人笑話了去。」一千少女都誇寧書和寧畫姊妹倆感情好，寧畫更順勢摟住寧書的腰，將這份姊妹情深演繹得淋漓盡致。年輕的少女們圍在一起總有談論不完的話題，時不時伴隨著清脆的笑聲，引來年長婦人們投來羨慕的目光。一旁的首秋卻有些迷惑的望著自家主子，明明前一刻還是失魂落魄的模樣，怎麼這麼快就笑容滿面？

不僅是招待這群做客的少女新婦們沒有露出端倪，就連晚宴，寧書也是應對自如，沒有出一丁點的差錯，引得賓客們連連讚揚道：「寧府的姑娘們都是好極的。」這倒是事實，別說寧書，寧棋和寧畫也是表現極好，一整天都表現得端莊得體，寧琴就更不必說了，她自小跟在寧老夫人身邊，見過不少場面，此時更是游刃有餘的應付著。宅門一關，自家姊妹們或許懷著各自的小心思，可是宅門一開，賓客四來，她們就都有著同一個身分——寧府女兒。

這一日直到快要亥時，府上才冷清下來。賓客們一離開，四位姑娘終於不用再端著笑了，此時只覺得渾身疲憊，就連盧氏和宋氏都有些吃不消了，擺了擺手，就讓四位姑娘回去休息了。

寧書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到吟書齋，她整個人窩在籐椅裡頭，床頭的勿忘伸了個懶腰，發出懶洋洋的一聲「喵」，而後跳下來，一瘸一拐地圍著寧書繞圈圈。寧書彎腰將牠撈進懷裡，一下下摸著牠的後背。

「姑娘，各處送來的禮物已清點好，您要不要看一看？」午秋端來剛泡好的茶，說道。雖說都是來替寧老夫人祝壽的，但總也少不了府上幾位姑娘們的小禮物。

「收著就行了，不用看了。」寧書想了想，又問道：「和王妃送的那個匣子裡裝的是什麼？」

午秋一愣，說道：「姑娘您一定猜不到，和王妃送您的見面禮是一套文房四寶。」聞言，首秋便問道：「該不會是送了大姑娘一把琴，二姑娘一副棋，四姑娘一幅畫吧？」

「首秋姊還真是猜對了！和王妃送四位姑娘的見面禮正是這四件東西，正合了四位姑娘的閨名。」午秋笑道。

首秋還想說什麼，見主子一臉疲憊的樣子，便道：「姑娘累了吧，今天就早些歇著吧。」

午秋得了首秋的眼色，也跟著說：「奴婢這就去提熱水進來，姑娘泡個舒服的熱

水澡呀，這一身的乏氣就沒啦。」她說著就準備往外走。

寧書卻擺了擺手，說道：「午秋，先替我把上回讓妳收好的白玉鐲子找出來。」如果她料想的不錯，寧棋一會兒肯定會來找她的。

她強打起精神，等待訪客的到來，可她實在睏倦，支手托腮的半倚在籐椅裡，不知不覺就矇上了眼睛。朦朧中，她只覺得有東西在蹭自己的手心，她微微蹙眉，輕輕推了下勿忘。

「喵——」勿忘一聲尖叫，突地從寧書的腿上跳下去。

「啊——三妹妹妳養的這隻貓真凶！」寧棋的聲音裡難掩驚慌。

寧書一下子清醒過來，就見勿忘弓著背、炸了毛的瞪著寧棋。

「勿忘！」寧書坐直身子，朝勿忘招了招手。勿忘豎起的毛一點點軟下去，頗有警告意味的看了寧棋一眼，這才跳回寧書的腿上蟄伏著。

寧書一邊揉著勿忘安撫牠，一邊笑著對寧棋說：「二姊姊走路真是輕，來到近處了我都沒聽見，這老貓許是把妳當成惡人了。」接著又轉頭責怪午秋，「二姊姊來了也不叫醒我，真是沒規矩。」

午秋低著頭。

寧棋笑道：「三妹妹別責怪午秋了，是我瞧妳睡著了，沒捨得叫醒妳呢。」寧棋順勢坐在另一側的籐椅上，望著勿忘的眼神還是有點發怵，「三妹妹何時養了這麼一隻悍貓？」

寧書笑而不語，只是揉摸勿忘的動作更加輕柔了。

「二姑娘，快喝口茶暖暖身子。」首秋帶著關關及在河托著茶盤進來，首秋替寧棋沏了杯茶，也替寧書斟了一盞，道：「姑娘也含幾口，解解乏。」而另一旁的關關、在河則將幾件小點心擺在了小桌上便退了下去。

「二姊姊這麼晚過來是有事找我吧？」寧書拿起一塊梅花酥酪咬了一小口，好甜。這是原本的寧書所喜歡的口味，她裝裝樣子淺嚐一口，便不再吃了。

「瞧三妹妹說的，沒事就不許過來坐坐了？小時候咱們可是時常玩鬧在一起呢。」寧棋拿起梅花酥酪倒是吃得香甜。

寧書垂眸望著勿忘，幽幽開口道：「二姊姊說笑了，我怎能和妳一樣呢？是妳和大姊姊一起玩，我和四妹妹一起玩的情況比較多。」寧書抬起頭看著寧棋，道：「出身總歸是不一樣的。」

寧棋握住寧書的手，說：「三妹妹快別這麼說了，咱們是最要好的姊妹呢。」

望著寧棋一臉真摯的模樣，寧書真想狠狠罵她一頓，卻只能維持著嘴角淺笑。

瞧著她這模樣，寧棋眸子轉了轉，突然說道：「三妹妹，我今日在母親那兒聽說了個有趣的人，說給妹妹聽個新鮮？」瞧寧書果然抬頭看著自己，寧棋便說：「是祖父一個門生的家事，據說那門生不過一鄉野莽夫，因為無意間幫祖父擋了一刀，從此就雞犬升天了。」

「可惜祖父再怎麼幫他，也抵不過本身是個不爭氣的，在外無能便罷了，在內還是個時常打罵妻兒的主。據說正妻還沒過門時，他屋裡已經有好幾個侍妾了，等正妻過了門，庶長子都滿地跑了！」

聽到這兒，寧書不由得皺了眉。

「這還沒完呢！」寧棋滿意地看著她的反應，繼續道：「等嫡子出生的時候，他也不過問，那嫡子三歲時得了天花，他的正妻焦頭爛額的忙著四處尋醫問藥，他卻因為滿院子的藥味兒，心生嫌惡，甚至聽信妾室的話，認為正妻與郎中有染，活活將正妻打死了！可憐才三歲的嫡子沒了娘，也沒能及時醫治天花，導致全身落下了疤，從此在府上受盡了欺負。」

聽完，寧書靠在椅背上，微微有些出神。

見狀，寧棋笑得越發燦爛，道：「唉！那都是別人家的事兒，說來也是無趣。咱們說些別的，我昨兒寫了一副大字，實在覺得退步了，拿來給三妹妹瞧瞧。」

一旁的蒲月立刻將寧棋的筆墨遞過來，一邊笑著說：「姑娘又自謙了，您的字兒哪裡不好了！我們幾個說了您不信，那讓三姑娘說說看。」遂又轉而向寧書說道：

「三姑娘，我們姑娘最近像魔怔了似的，整日在書房練字，不知道的還以為姑娘要去考功名呢！」

寧書倏地回過神來，看著蒲月遞過來的筆墨，一顆心不禁慢慢沉了下去，好似被困在了那一筆一劃裡頭，困得她動彈不得，甚至呼吸不暢，因為那筆跡……竟與她無異！

在她以為自己處處算計、小心謹慎的同時，卻忘了寧棋也不會坐以待斃，她居然利用這幾日的深居淺出，徹底模仿了自己的筆跡。雖說嫡庶在吃穿用度上並不相同，可她們四姊妹在讀書這件事上卻始終同步，一個師傅教出來的，故而她們四個的落筆習慣本就有些相似，對彼此的書寫特點更是清清楚楚，想要徹底模仿並非難事。

寧書斂下思緒，笑道：「二姊姊的字已經寫得很好了，不必這麼殷勤習字了呢。」

寧棋笑而不語，讓蒲月將筆墨收走。

「我這吟書齋地處偏僻，很多消息都不靈通。不知道祥王妃和和王妃走了沒。」寧書順著寧棋來此的目的，將話題轉到正題上。

「還沒呢。和王妃原是打算離開的，不過讓祖母留了下來。至於祥王妃，許是還想再住幾日，反正她也常在咱們府裡小住。」寧棋瞧了寧書一眼，自然地將內心所想的話題接下。

寧書點了點頭，「祥王妃倒是有點把咱們府邸當娘家的意味。」

「是呢，我也這麼覺得！」寧棋附和著，語氣中帶有一絲淡淡的喜悅。

這細微的變化沒能逃過寧書的一雙眼，她不由心頭一動，一邊仔細瞧著寧棋的表情，一邊說道：「可惜並非真的娘家。」

寧棋的表情卻是沒有任何異常，一時之間，寧書反倒懷疑起剛剛是不是自己的錯覺。

「雖說祥王妃常來府上，我卻覺得咱們祖母更喜歡和王妃呢！瞧今天在宴席上的互動，祖母反而親近和王妃許多，三妹妹說是不是？」

寧書覺得詫異，按理，寧棋今天來此，不該是糾結祖母更親近哪位王妃，都是皇家，嫁過去了都是準王妃，於她並無區別，怎麼就那麼在意究竟是哪一家？除非……

「兩邊都是皇家，許是要看祖父的意思。」寧書頓了頓，又說道：「可瞧著兩位王妃的表現，我倒覺得祖母該是要親近和王妃的，雖然不是常相見，倒是時常聯繫問候。」

寧棋的臉蛋黯淡了下，隨即又微笑著說：「昨日我又翻出一些首飾，瞧著倒是更適合三妹妹，改日我再讓蒲月拿來給妳。」

寧書有些疲倦了，她拍了拍勿忘，勿忘看了她一眼，有些捨不得地從她膝頭跳下去。

「二姊姊快別總是送我東西了，二姊姊上次送來的鐲子，我一直沒找到機會用呢，太貴重的東西實在不適合我。」寧書喚來午秋，把上次二姊姊送來的白玉手鐲拿來。」

「是。」午秋應著，把主子事先吩咐過的鐲子遞上。

寧書打開嵌著碎玉的匣蓋，上好的羊脂白玉手鐲靜靜地躺在匣內。她小心翼翼地將它取出，而後拉起寧棋的手，緩緩替她套上，並一字一頓地道：「這白玉手鐲更適合二姊姊，和王妃瞧見了也是要誇的。」

聞言，寧棋臉色變了又變，許久才吐出一句話，道：「三妹妹也有適合自己的首飾，我瞧著珠花是不適合三妹妹的。」

「珠花」二字落在寧書心頭便是一動。她點頭，道：「我是寧可不戴首飾，也不要珠花的。」

寧棋眸光閃了閃，又說：「我也覺得珠花太過小氣寒磣，不適合三妹妹，倒是宏麗些的首飾更能襯托三妹妹的氣質呢。」

寧書不由愣了一下。若先前的「珠花」是暗示秦丘榆的天花，那麼「宏麗的首飾」又是指什麼？

寧棋瞧她沒聽懂的樣子，又添了一句，「那樣遠遠瞧著，才顯得三妹妹更加出塵呢。」

寧書這下子懂了，遂搖頭笑道：「那些宏麗大氣的首飾多是經由眾人之手，我也是不喜的。何況妹妹如今哪裡有挑選首飾的條件，不過是等著母親、祖母的賞賜，只能在心裡企盼母親、祖母贈得好些合適罷了。」

江宏的模樣在寧書的腦海中浮現，他倒是好，可惜他心中所念的是原本的那個寧

書。

如今她心中所願，不過是解決秦丘榆這件麻煩事。並非她以貌取人，只是任誰聽了他家中的事，都是不願委屈嫁人的，何況她原是寧府二房嫡女，該是為了嫁給和王世子還是祥王世子而煩擾，可如今卻是為了如何不嫁給一個麻子而煩擾，教她怎能不苦笑？

「姑娘，帶上這暖手熏爐，外頭天有些陰，寒著呢。」關關在寧書出門請安前，將一個小小的鑿竹暖手熏爐塞到她手裡，握在手裡倒是沁著絲絲暖意直入心底。寧書不由多看了她一眼，發現是之前在祖母院外出醜過的小丫鬟，再想起她最近的細心舉動，倒是看得出小丫鬟待她極為上心。她略略思索了下，首秋和午秋兩人太過熟悉原本的寧書，每次當著她們的面兒，她總是格外小心，生怕她們瞧出什麼端倪，再者，若她真不能變回原來的自己，她總得要培養幾個自己的人才行。看來，她是該提拔個小丫鬟上位了。

寧書暗自在內心打定主意，卻不想是天冷還是怎地，始終沒等來寧畫。她隔著老遠瞅著望畫齋的院子，只見院門緊閉，也不知道寧畫出門了沒有，算算時辰，再耽擱下去恐怕誤了向祖母請安的時辰，許是寧畫已經過去了，遂獨自前往主屋。沒想到她卻在主屋外被瑞月攔下。

「哎呦，難為三姑娘大冷天的白跑一趟了。老夫人有點要緊事兒待辦，就免了今兒個的請安，是我的罪過，忘記通知三姑娘了。」瑞月對寧書解釋道。

寧書心中暗嘲自己如今身分卑微到連下人都敢欺負她，卻是笑道：「無妨，多走動幾步也好。」離開前，她隱約瞧見祥王妃身邊丫鬟的身影，許是為了祥王妃的事情，或許也和寧棋的婚事有關。

剛剛轉過身，寧書就聽見屋內傳來瓷器砸落的聲音，緊接著是一陣驚慌的尖叫聲。她聽得仔細，認出這聲音是祥王妃的，想來屋裡肯定發生了什麼事兒。

瑞月臉色焦急，又礙於寧書在這兒，不好走開。

寧書也很有眼色，便道：「也不知道是哪個丫鬟毛毛躁躁地摔碎了瓷器，祖母屋裡頭的瓷器可沒有便宜的，妳還是快進去看看吧。」

「是。」瑞月應了一聲，小碎步的進屋去了。

回去的路上，寧書便一直在想這事兒，想著想著，卻又笑著搖了搖頭。這已經不是如今的她該操心的事情了，有時間想這些，倒不如多為自己打算一番。

思索間，她瞧見匡元走來，看來一臉氣憤，走路的架勢也有些找人吵架的意味。

寧書略微皺了下眉，心下也不多想，急急避開，免得惹到這位世子爺。可她顯然是多慮了，匡元逕自快步走過，連多看她一眼的工夫都沒有。

寧書回到院子裡沒多久，就聽見外頭似乎有些動靜，那腳步聲聽來由遠而近，整

齊劃一又沉穩有力，就像……就像支步伐統一的軍隊。她心裡隱隱有著不祥的預感。

「不好了、不好了！」在河急急忙忙的衝進屋子，連最起碼的禮數都忘得一乾二淨。

「像什麼話！」首秋豎著眉，指著在河道：「說了妳多少次了，在姑娘面前不得這般無禮！倘若出去了也是這般不成體統，有失姑娘的顏面！」

在河縮了縮脖子，道：「奴婢，奴婢……」

「好了，有什麼事，說吧。」寧書皺了皺眉，不祥的預感越發濃重。

在河立刻說道：「奴婢聽見院外有鼓噪聲，就順著後門瞅了瞅，發現有好多官兵將寧府重重包圍住了！在河聽外院的嬤嬤說，還有好多好多的官兵往咱們府上來！」

首秋愣住了，一旁收拾妝匣的午秋放下手裡的活兒，不知不覺站了起來，正收拾床褥的關關也不由停下動作，皺起了眉頭。

「首秋，妳去祖母那兒打聽、打聽消息。」寧書立刻吩咐道。

「是！」首秋應著，挑起簾子就急匆匆出去了。

「我看姑娘也別擔心了，許是來接和王妃回去的吧？」午秋安慰著主子，接著朝關關和在河使了使眼色，幾人又開始了手頭上的活兒，卻都有那麼點心不在焉。寧書托著腮，陷入了沉思。和王妃原就預計用完早膳即要離府的，畢竟她不同於祥王妃和祖母之間的關係，沒有留宿的道理，留一晚已是極限。可即便是要迎和王妃離去，又豈會是以重兵團團圍住寧府？何況和王久居邊境，和王妃自己回皇城也萬萬沒有帶重兵的道理。

再說，如今這皇城的重兵不過二方勢力，一是當今聖上匡王，這第二便是祥王。

寧書倏地想起方才在主屋外聽見的動靜，莫非是祥王妃出事了？